

4

程小青文集

—— 霍桑探案选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程小青文集 (四)

—霍桑探案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内 容 提 要

《程小青文集——霍桑探案选》是“扬子江文学总汇”丛书中的一种。

程小青（1893—1976）是我国一位纯正、严肃、有成就的侦探小说家和翻译家，他的代表作《霍桑探案》，塑造了一个才智过人、出生入死、百折不挠的大侦探霍桑的形象，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曾轰动一时，本书从中精选了构思独特、悬念巧妙、布局致密的若干篇，分集出版。

本集收入《险婚姻》、《第二张照》、《活尸》、《别墅之怪》等四部中长篇侦探小说。

程小青文集（四）

——霍桑探案选

程小青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6插页 208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平）1—20,000册（白板纸本）1—2,830册

统一书号：10355·5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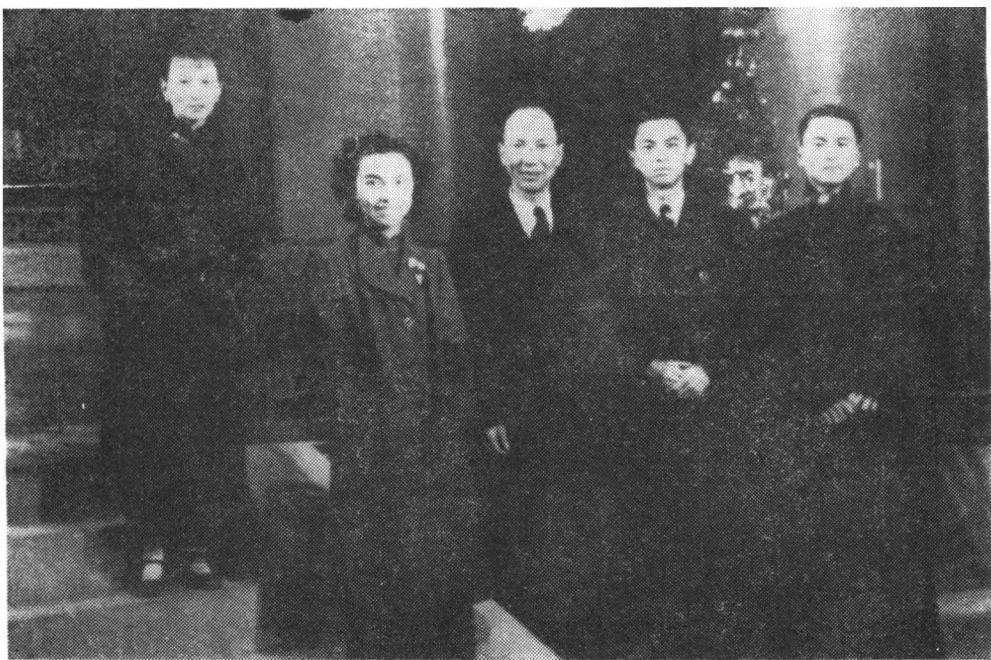
定价：平 装2.05元
白板纸装2.50元

责任编辑：李克因

封面设计：郇 科



作者像



〔左起〕夫人黄含章，女儿程育真，程小青，儿子育德、育刚

编 辑 说 明

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扬子江文学总汇》。

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包括小说、诗、散文、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

选编的方式，有个人专集（选集、多卷集），有按年代、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以及新创作集。

《总汇》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不硬性排名次、定先后，个人专集，可一年编一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可一年编一集，也可数年编一集，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

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载创作实绩之舟的《总汇》，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积十年二十年之力，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同之心愿。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
《扬子江文学总汇》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险 婚 姻

- 一、匿名信 1
- 二、废园中的疑迹 6
- 三、恶消息 11
- 四、小纸包 20
- 五、无聊的慰藉 24
- 六、难堪的谈判 29
- 七、奏 凯 38

第二张照

- 一、秘密照片 44
- 二、翦翠亭后 53
- 三、意外主顾 59
- 四、谈 判 70
- 五、再来一手 84

活 尸

- 一、阔老架子的意外反应 96
- 二、画符动作 105

三、两条线路	114
四、奇怪的电话	123
五、一个摩登人物	132
六、单身旅客	142
七、“只可智取，不可力敌”	153
八、不劳而获的消息	163
九、舞场中	172
十、意外的岔子	184
十一、重大变化	192
十二、徐教授的谈话	202
十三、进攻与防御	213
十四、冒险的电话	225
十五、意外礼物	235
十六、秘锁的钥匙	244
十七、杏生的供语	256
十八、可怕的声音	266
十九、解 释	276
二十、荣誉的道歉	285

别墅之怪

一、鬼故事	295
二、召鬼符	300
三、小头目	304

险 婚 姻

—

匿名信

在青年俱乐部的阅报室中，靠近窗口的一面，我和霍桑并肩地坐着，手中各执一张报纸，静悄悄地不作一声。那时正交下午两点钟。阅报室中没有别的人。自然这是大家都忙着办公的时间。只有干侦探事务的人，有事时忙得要命，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没事的时候却又整日空闲，恰象失业的人一般。我手中执着一张申报的第三张，眼光只凝注在一段新闻和两张像片上面，久久不曾移动。平时凡有什么足以教我注意的新闻，总不外是些奇闻怪案之类，可是这一段新闻却当别论。我心中不但没有惊恐，却觉得甜蜜蜜地满蕴着愉快的情绪。这是什么新闻呢？别慌，让我来介绍给读者们罢。

那新闻道：

“包朗先生和高佩芹女士的婚礼——”

“著作家包朗君和他的老友私家侦探霍桑君，历年以来在社会上所留的成绩已是有口皆碑，介绍原是多余的了。前月里高敬修家里的惊人盗案，也是他们二人所破获，本报早经详载。现闻包朗君和高敬修的女公子佩芹女士已经订有正式婚约。这一事的成就，就因包君于捕盗的时候出力独多，并且他单身冒险到盗窟里去，将佩芹女士的珠项圈取回来，充分表现出他的勇敢。因此，包君和高女士两情相感，便做成了密切的朋友。现在他们的友谊已更进一步地演化为婚约。这消息各报中传闻已久，最近已经证实。婚期定在本月十九日，礼堂是市政厅。届时一般与包君交好和平素钦佩他的人，一定有一番热闹哩。”

我承认这一节新闻，我已读过好几遍。每读一遍，我的心坎中便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除了这短短的新闻以外，还有那张我心爱的人的照片也足够使我瞧得出神。伊穿一件淡色素缎的夹袄，玄缎的裙子。伊的素颈上挂一串珍珠项圈，是伊的祖母遗传的东西。这是伊最心爱的，并且也就是我们俩结合的媒介物。伊的装束虽很朴素，但仍不减伊天然的妩媚。伊的眸子很灵活，睫毛又浓又长，白皙的肌肤，柔娜的体态，还有那莺啭般的娇喉和温柔的秉性，都是谁也及不上的。我不是自己夸口，我能和这位高佩芹女士结合，实在可算得“艳福不浅”！另外一张照片，就是我自己的。我穿一身藏青哗叽的西装，侧面立着。可是我单身的照片从不曾留落在外面。这一张像片，那报馆访员从什么地方得到，却是一个疑问。

我把这个疑团问霍桑。霍桑将报上的照片仔细瞧了一眼，方才答话。

他说：“这不是你的单身照，是从一张合影上分裂下来的。”

我道：“不错。我也觉得如此。但这又是我和谁的合影？”

霍桑沉吟道：“这仿佛是我和你的合影。你总还记得，当我们破获了那震动全上海的‘五福党’案时，新华通讯社里曾派人来摄取我们两人的合影，刊登在各报上。现在你这一张照大概就是从那张合影上分割下来的。”

我点点头，回忆当时我穿的果真是一套藏青哔叽西装。那照片不但在报纸上刊布，并曾在一家照相馆的窗橱里面，当做样片陈列过一回。

霍桑问我道：“你们的请帖已经预备好了没有？”

我答道：“还没有。我已到华文印刷公司去催过，说明天一定可以印好。”

“今天是三月十四日，你们的婚期是十九。明天发出请帖，还算不得迟。”

“虽然，我希望这几天里面不要发生什么岔子才好。”

霍桑微笑着说：“你不必着急。你不见我近来对于琐屑的案子回绝得不少吗？这一次是我的好友的吉期，无论如何，我总得向主顾们告几天假。我保证你，在这五天之中，我决不容外界的事情来阻挠你的佳期。”

我也笑道：“这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事情的发生往往有出人意料外的。那就说不定啊。”

我说这话，并不是自己对自己幸灾乐祸，实因我对于我

们的婚姻期望太切，患得患失的心理酿成了这惴惴不安的意念。

霍桑摇手道：“包朗，你定心些罢，别再疑神疑鬼。一切都有我在，只须你请新娘多敬我一杯喜酒——”

一个俱乐部的职员忽然笑嘻嘻地走进来。霍桑立即住了口，向他点点头。那人姓李，名叫润苍，本来和我们熟识。他一直走到我们的面前，掏出一封信来给我。

他说：“包先生，这几天你们有空？真难得。这封信还是昨天晚上有一个人送来的。”

我谢了一声，将信接过来一瞧，那是一个白色西式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我的姓名，另有“专呈”二字，字迹还流利，却很生疏。

我问道：“李先生，谁送来的？你可认识？”

那职员摇摇头。“不，是个穿短衣的，年纪还轻，象是什么工人。”

我点点头，随手将信封撕开，抽出信笺来，也同样是钢笔字，只有短短的两行。我默默地看了一遍，不由不大吃一惊。那时我不便声张，等到那姓李的职员走出去以后，我才轻轻向霍桑说话。

“霍桑，不好了！你满意什么事都不干，实际上却不容你如此！我的过虑竟不幸成了事实！”

“什么事？天大的奇案，我们都一概回绝了好了。”

“你瞧这信。你能够回绝吗？”我将信授给他。

霍桑缓缓地将信纸展开来，念道：“包朗，你居然想结婚了吗？嘿！你历年来作了这许多孽，这才是你清偿的日子到了！你准备好罢！”

霍桑念完了，将信封信笺翻阅了一下，他的目光在凝注到地板上去。接着他缓缓地仰起头来，向我微笑着。

“包朗，这也值得担心？”

“你的意见怎么样？”

“这是一封最起码的恫吓信！何必大惊小怪？”

“你以为只是恫吓，并没有从中捣乱的意思吗？”

“据我想，要是真有什么人蓄意捣乱，那尽可以暗中行事，何必预先发一张通告书？”

“这难说。你不记得‘猫儿眼’中的‘江南燕’吗？他要和我们斗智，不是也预先通告我们的吗？”

“虽然，这不能一概而论。这封信上并没有具名。如果象你说的有人明目张胆地要来害你，怎么又这样子畏首畏尾？”

我略一寻思，又问：“你想这恫吓的人是谁？有没有头绪？”

霍桑把信笺摺拢了，沉吟地说：“这却难说。和我们作对的人不止一个，凭空猜想，有什么意思？”

我低头不答，心中还竭力推想那个人到底是谁。

霍桑又含笑说：“包朗，别把这种事放在心上罢！我料那发信人是个不中用的坏家伙。他也许在某一件事上受过你我的惩戒，怀恨在心，可是他缺乏胆力，不敢直接报复。现在他听得了你要结婚，便设下这个空城计，要使你的精神上感受不安，聊以泄忿。这真象一个低能的孩子，体力上斗不过人家，就拿块墙泥，在胜利者的门上写上‘某某吃屎一百担’，出出气。这是一种卑怯心理的表现，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如果你这样子忐忑不定，那就恰正中了他的计。……包朗，回去罢。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末，这五天工夫，夜长梦多，足够你受用哩！”

二

废园中的疑迹

霍桑的譬解和劝慰果然使我安心得多。不料事变的发生竟然再接再厉！我们回到寓所的时候，第一个信息，又使我心底里蕴伏的恐怖一刹那重新活动起来。据施桂说，在一刻钟前，我的心爱的佩芹曾经打电话来叫我，说有要事面谈。什么要事呢？我们结婚时的一切仪式和手续，彼此早已谈定。难道伊此刻另外又发生了什么问题？

霍桑又给我譬解道：“你姑且去一趟，管教你没有什么事的。我在这里等你罢。”

我答应了，慌忙走出寓所，跨上一部黄包车，叫他赶紧往南通路去。这时候霍桑给我的安慰，已完全失却了效力，我的心房中仍不住地跳荡。因为刚才那一封无名恫吓信，合了这意外的电话，未免太凑巧。我虽然竭力镇定，实际上我的神经偏偏不服从命令。

车子到达南通路转角，那面东的一所洋房就是沪江大学教授高敬修的住宅；我的未婚妻的闺闼也就在向马路的二层楼上。我进了大门，循着那条黑白相间的卵石砌成的小径，绕过花圃，预备径自去见佩芹，问一个明白，以便解释我心中的惊疑。谁知我走了几步，还没到正屋的阶前，忽听得后面有脚步声。我回头一瞧，大眼黑发的看门的木林，正三脚两步地追赶上来。我是在这屋子里出进惯的，平时用不着他通报。这时我不禁停住了脚步等他。

木林走近来，问道：“包先生，你可是来瞧小姐？”

我道：“是的。伊打电话叫我来的。”

木林张大了眼睛，呆木木地向我打量了一下。我见了他这副状态，微微有些发怒。

他忽说：“小姐出去了。”

我呆了一呆。木林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天真还没有消逝，大概不会说谎。但佩芹刚才既然打电话叫我，怎么竟出去了呢？

我道：“真的？伊往哪里去的？”

木林摇头道：“我不知道。小姐没有说明。”

“伊没有关照你我到这里来吗？”

“没有。”

奇怪。伊既然用电话招我，又不留一言，竟自顾自出去。什么缘故呢？莫非施桂听错了，打电话的不是佩芹？

我又问木林道：“你可知道小姐没有出去之前可曾打过电话？”

木林又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在门房里，小姐打过电话没有，我是听不见的。”

“那末你小姐什么时候出去的？”

“约摸有一刻多钟了。伊吃过饭后，出去买了许多东西回来，耽搁没有多少时候，又匆匆出去。”

“伊出去时很匆促吗？”我有些惊异。

木林道：“是。小姐出去买东西时有人送一封信来，伊回来时我就将信交给伊。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伊走出来问我，门口有没有黄包车。我看见伊的神气非常慌张。”

我不免有些着急，又问：“伊接过一封信？”

“是的，一个年轻的男人送来的。”

“你认识这个人？”

“不。他丢了信就走，也没有说话。”

我开始着急。“伊就在门口坐车子出去的？”

木林点点头。

我记得进门的时候，转角上有两三部黄包车停着，不如向车夫们问一问，或者可以知道佩芹的去向。我慌忙退出大门，木林也跟在后面。我向一个车夫询问，据说在一刻钟前，果然看见一个女子从洋房中出来，吩咐车夫往味菀园去。我私诧佩芹为什么往味菀园去？可是有什么人和伊约会？我不再犹豫，回身向木林点一点头，一脚踏上一辆黄包车，赶紧往味菀园去。

昏暗的天空忽然下几点细雨。我把车篷下着，心中满怀着惊疑。味菀园本是上海的一个私人园林，也开放做公众的游憩之所。若干年前，每逢春秋佳日，士女如云，也曾盛极一时。但近几年中，因着新兴的游戏场的发达，味菀园便归于落伍。在平时这园中已绝少游人们的踪迹，何况当这阴寒的天气，既不宜于出游，佩芹又忙着筹备嫁事，怎么会一个人往那废园里去玩？那末，有什么人约伊去的？这约伊的人是谁？可就是先前写恫吓信给我的人？还是一——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好在南通路离味菀园不很远，一会已到了园门。我下了车子，园门前不见一人，也没有停着的车子。我向园内一望，看见园中大槐树底下，有两三个小孩子在那里绕圈子玩着。我走上前去，见是两三个邻近的乡下孩子。我含笑向一个较大的男孩子说话。

我道：“天下雨哩。你们还不想回去吗？”

那孩子睁眼答道：“我们要玩哩。这样的小雨不
打紧。”

我又道：“你们不是玩了好久了吗？刚才可曾见什么人
进来？”

另一个较小的女孩子抢着答道：“见过的。有一个女子
来过，往安恺第背后去的。”伊伸出小手指一指。

我又问：“你可曾看见伊出去？”

女孩道：“还没有呢。你自己去瞧罢。”伊说完拉着同
伴们的手走开去了。

我急于要找佩芹，便不再耽搁，三步两步地走向安恺第
去。这时安恺第的前门已经关锁，墙壁窗户也都剥落朽蚀。
回想当年燕宴集会之时，管弦嗷嘈裙屐纷错的盛况，真不胜
今昔之感。这时候我当然没心思凭吊，一口气绕到了安恺第
背后的露台。何曾有什么人？我又向四面兜了一个圈子，依
然是毫无踪迹。我重新回到露台下面，站住了发呆。

佩芹往哪里去了呢？据木林说，伊曾接到一封信，分明
有人约伊到这里来的，更将车夫和孩子的说话作证，伊果然
也曾践约。但这约会人到底是哪一个？怎么鬼鬼祟祟，一霎
眼便已不见？难道伊有什么秘密——

唉！这断乎不是事实。假使伊有什么秘密约会，当然不
会再打电话叫我。可见伊到这里来，一定是受了我的仇人的
诱骗。可是伊也太鲁莽了。伊既然打电话叫我，怎么竟不能
少待一会儿，却一个人到这里来，落进我的仇敌的奸计？就
时间论，前后相距没有多少工夫，佩芹即使受愚，还不会有
什么危险。但安恺第和别屋的窗门既然都已紧闭，露台上又
没有——